



東工心橋

主題：
110.10
性別平等

娘炮老師在男校 —給性別氣質不同的你的一段悄悄話

(原文刊載於教育部性別平等季刊第 91 期
《不忘那個溫柔的玫瑰少年》第 45-50 頁。
出版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5 日)

文章節錄自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網站

作者：劉哲夫 (TGEEA 理事、
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教師)

發布日期：2021-04-16

輔導室編制



「各位同學早！」(台下學生騷動)
「好啦，各位同學，雖然我是個娘炮，但還是請大家聽我說個話好嗎？」
(以下省略)

以上這段對話，發生在 2013 年 1 月 9 日上午朝會時間。當時我的行政工作是學務處社團活動組長，正有重要事項要跟同學們宣導。擔任老師的夥伴們都知道，朝會時間，台上師長們口沫橫飛地說，但台下學生難免躁動。

當我拿到麥克風的時候，已經快到第一節課上課時間了，學生早已按捺不住。簡單打完招呼後，沒想到這群大孩子們居然不理我！老師大概是全天最需要眼神關注的人了吧！於是，我很自然地像是平常跟幾位熟識的朋友、學生請託一般，說了「好啦，各位同學，雖然我是個娘炮，但還是請大家聽我說個話好嗎？」。這時候，台下的師生們突然靜下來，接著此起彼落的笑了出來。待我再請大家冷靜後，順利地把當天要交代的事情說完了。

我走下台後，當時的學務主任、學校教官等，或許也是習慣了平常的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大家相視笑了笑。

「哲夫，你怎麼這樣說？哈哈！」
「哲夫，你很勇敢耶！」



這些話，是我的同事們那天給我的回應。(當然也有「哲夫，你瘋了嗎？」搭配綜藝節目般笑聲的回應。)當天晚上，我心想，這也是個不錯的機會教育。於是我將這件事情寫成一篇短文，放在 Facebook 上，因為業務而開的粉絲專頁上，跟同學們分享自己對於「性別特質」及「尊重差異」的想法。這篇文章意外地獲得一些迴響，同學、家長、同事、甚至教育界的夥伴，給予這篇短文一些正面的評價。

二分法的性別角色建構

「娘娘腔」、「娘炮」、甚至是「gay 炮」等用詞，常在校園中出現，用來指稱陽剛特質較弱、陰柔氣質較強的男性。

這些男性在內在特質與外在形象方面，具有情感細膩、注意穿著、體態斯文、音頻較高、女性友人較多的男性等特質（黃珮茹、林烘煜，2011）。

然而，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，由於性別刻板印象的根深蒂固，男性被賦予了陽剛氣質，在強迫性異性戀機制（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）、厭女主義（misogyny）、恐同症（homophobia）三要素交織下，陽剛氣質表現在歧視女性、娘娘腔、同性戀的行為上（畢恆達，2003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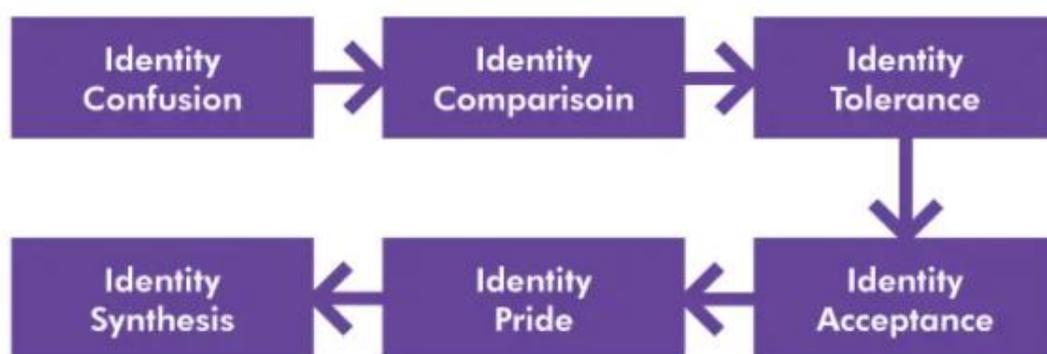
如此男 / 女、陽剛 / 陰柔、異性戀 / 同性戀的二分思維，也導致人們忽略個體間的殊異性，因此而強化的性別刻板印象，也解釋了在校園中、或社會各角落中，陰柔氣質者常受到社會異樣眼光的原因。

邀你來聽我的故事

我的成長故事雖然也有些波折，但比起許多因性別氣質與社會期待不符，而造成嚴重心理疾病、甚至意外 / 被迫結束生命的那些人們來說，我是幸運撐過去的一族。而現在身為一名學校老師，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，能夠在師長、同儕的支持下，別讓「不一樣」阻礙他們的成長，而是讓「不一樣」成為他們的養分。

Cass（1979）所提出的性別認同形成模式（Sexual Identity Formulation, SIF），以人際一致理論（Interpersonal Congruency Theory）為基礎，提出男同性戀者在性傾向認同上的六個階段，分別為認同困惑、認同比較、認同容忍、認同接受、認同驕傲、認同綜合等。回顧我個人的在性別氣質上的發展，似乎也符合這樣的歷程，因此在此援引該理論與各位分享我的故事。

Cass Model of Gay/Lesbian Identity Development



從認同困感到認同比較



小學時，我便察覺到我的個人特質與班上男同學的差異。當下課鐘響、老師說出「下課」兩字後，這些男孩們便迫不及待的衝出教室。而我則是寧願留在教室內，跟教室內的女同學聊天、或者找老師說話。而體育課時，我總是那個做完暖身操後，就跟女同學一起，躲到樹蔭底下休息、或在操場周圍散步的男孩。我成了男生世界中的邊緣人，與他們格格不入。男同學們說，「啊，那個劉哲夫都跟女生混在一起，他沒有雞雞」、「娘娘腔不要靠近我」，或者學我較輕柔的動作。聽到這些話時，我總是急於反駁，或者哭著跑去找當時還在同一個學校，大我三個年級的姊姊哭訴。而當我帶著哭紅的眼睛回到教室時，免不了又是一陣嘲笑。

後來姊姊升上國中，我在學校裡頓時少了一個依靠。我開始感覺，我必須要自己「堅強」起來。這裡的堅強，並不是指擦乾眼淚、堅定看待自己的性別特質那種堅強。而是「只要跟別人一樣就好了吧？」這種堅強。於是，我開始參加躲避球比賽、打籃球，又或者對於稱我為娘娘腔的人施以暴力。一開始似乎蠻順利的，但我一直感覺我的內心有著嚴重的衝突。我覺得那不是我。

國小五年級時，發生了一個關鍵事件。那段期間美術課要進行鐵板畫的作業，以鐵釘及鐵鎚在薄薄的鐵片上創作。我的美感創作能力沒有很好，因此在過程中屢受挫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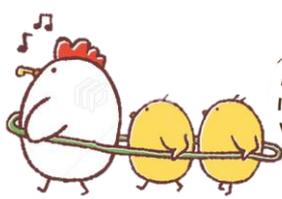
某次上課，我有個問題去請教老師。老師說了一次後，我還是不懂，我再次發問。這時候，老師聲音較大，而我可能也因此嚇到了，眼淚便掉了下來。突然間，老師以全班同學都聽得到的音量，大聲的說：「劉哲夫，你是男生耶！你以為哭就有用嗎？碰到什麼事情都只會哭哭哭，哭了你就會得到你要的東西嗎？……」之後老師一連串的話，我已經不記得了。這幅鐵板畫，我到今天還掛在房間牆上。因為它提醒了我，老師的一句話，有多大的影響。

「男生 = 不能哭」、「男生 = 堅強」的連結，就在那短短 30 秒內，釘在一個國小五年級學生的心上。

國中階段，我持續以陽剛的外貌面對周圍世界。在學校，我拉女生的肩帶（我在此向這位同學致歉）、我說髒話、我偶爾暴力對待公物。而運動一向是別人覺得我不夠陽剛的部分，因此即便發現了足部有先天性的疾病，我還是每天在腿上綁鐵塊，希望能鍛鍊腿部的力量，好參加運動會的短跑項目。

那次的比賽說來好笑，電影中給最後一名的掌聲，在我的世界中根本不存在，因為那次運動會，在我跑回終點前，下一場比賽的選手已經在起跑線上了，根本沒有人在終點迎接我。回到班級區，也只換來同學嘲笑，說「你是男的耶，怎麼跑得這麼慢？」





走向容忍與接受

直到今日，我仍然很感謝我高中、大學階段所遇到的同儕及老師，以及我的家人。若沒有他們在我的生命出現，我可能至今無法正視自己的特質。我就讀的高中，雖是男女合校，但卻是男女分班。在入學一、兩個月後，我意外的發現，雖然我處在一個全為男生的環境中，但我不需要特別掩飾些什麼。最明顯的是聲音，即便過了變聲期，但我的聲音在男性中，是相對尖銳高亢的。但我不需刻意壓低、壓扁我的聲音，反而可以自由的說話，甚至因此而通過層層篩選，擔任學校司儀。

我的老師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：「不要因為自己的不同，而覺得對不起別人。」

這句話成為了我轉變的關鍵。我開始正視自己的特質，例如纖細的人際互動、輕柔的動作、甚至身上的裝飾品（戒指、手鍊）等。我也不再刻意追求那些傳統上定義為「陽剛」的行為，漸漸的，我找到自己的定位。

接受與驕傲



大學階段，受了性別理論以及各種批判社會學的洗禮，開始認知到性別氣質的多元。從 1980 年代以來的婦女、性別運動浪潮，也對我的成長有著正面的助益。即便性別刻板印象仍在，但至少在個人的對抗過程中，能有鉅觀尺度的力量，支撐著我的成長。時至今日，我才能很驕傲的說：「我是一個娘炮。」

力量，來自於自己，但這個世界可以給彼此更多力量：代結語

黃俊昌（2013）的研究，提出了陰柔特質男性的因應策略。分別為直接回應性別偏見的行為因應（如攻擊性反擊與自我肯定的回應）、防範性別偏見發生（如隱藏、改變外顯表現或特徵、迴避、討好、忽略、補償）、求助、及重新建構理解等。

這些策略與我成長的經驗不謀而合，例如：肢體攻擊稱呼我為娘娘腔的人（直接回應性別偏見）、嘗試改變自己的外顯行為（防範性別偏見發生）、老師的言語鼓勵及同儕的支持（求助）、性別平等觀念的建構（重新建構理解）等。

終其一生，我們都在尋找自我認同，也都在跌撞中長大。

然而，危險因子如憂鬱情緒、負向同儕關係等，具有累積效果（黃昱德，2014）。

性別氣質不同的學生，因為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而在校園、社會中成為嘲弄揶揄的對象，無形中也增加了這些學生們的危險因子，讓成長更為艱難。

性別氣質本就有個殊性，即便在教師群體中，性別氣質的差異一樣存在。若我們能讓每一位學生及教師看見多元的可能，而非落入傳統的二分架構中，便能看見並珍視自己的不同，進一步尊重彼此的差異。

在我的故事中，對我造成影響的，往往都是簡單一句話。

校園內的性別平等教育實施對象不只是學生，更可以是每一位教職員工。

而在教學工作的推動上，除了協助學生強化自身的復原力（resilience）外，我們期待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能作為一張安全網，接住那些還在困惑階段的孩子、或者因性別氣質而苦的教職員工，讓他們有機會越來越強壯，在友善的環境中找到自我認同，並為自己的成長而感到驕傲。